

文艺评论

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

□石华鹏

写作这件事儿永远说不清,却会永远说下去。这大概是写作的魅力与魔力所致吧。如果从三国时期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算起,我们对写作的谈论已接近两千年,如此漫长的时日面对写作这件不大不小的事儿,似乎说清了,又似乎没有说清,雾里花,水中月,总有朦胧之美而不得。

谈论写作有林林总总的目的,其根本目的无外乎两个,一是成为好读者——学会鉴赏作品;二是成为好作者——写出好作品。读者和作者犹如一对双胞胎,彼此相似又彼此区别。好读者会成为学者和批评家,不一定会成为好作家;但好作家大多是好读者。

那么,问题来了。评论家李敬泽说:“我们读《红楼梦》,谈《红楼梦》,但是,我们竟没想起来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。”他的理由是:“现代以来,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创作现象和作品可以明确地见出《红楼梦》的影响。”李老师说言极是。伟大的《红楼梦》成书200多年来培养、训练和熏染出无数的好读者,但竟然没有培养、训练和熏染出一部类似《红楼梦》式的作品和曹雪芹式的作家来。原因是什么?“我们竟没有想起来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”,

“那样”是“怎样”呢?这可是一个大问题。“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”——无非是探究一下《红楼梦》明示或暗藏的写作玄机、写作技巧。它是如何架构小说、如何塑造人物、如何准确传神地表达的?如何呈现某种人性价值和精神向度?一句话,搞清楚《红楼梦》怎样在写小说。用美国作家亨利·詹姆斯的话说:“作为一个第一流的作家就像一只盆子,当它让人拿在手里和无论怎么仔细观察时,确实很像一只式样好看的水晶盆,而当它装有无数的分格、弹簧和小小的机关。”拆解《红楼梦》这只“水晶盆”,看它“无数的

分格、弹簧和小小的机关”。然后思忖另一个问题,我们该从它那里吸取什么营养、得到什么启示、获得什么技法?看能否学个三五招,用到自己的写作中,写出好作品,写出流传的作品,说不定不留神再弄出部《红楼梦》来呢?即使一辈子也弄不出来,也可感知一下“伟大中国小说”之魅力,做个“伟大中国小说”的梦,于写作者来说也是甜美的。

有人说,《红楼梦》是天才之作,是天生幻灭之作,不可学,学不来。的确,无天生之才华,无大起大落且存幻灭感之人生,不可作出《红楼梦》来,曹雪芹的气息、精神、天真、想象、生活经历等学不来,但

也有可学之处:作者的思维方式、小说的结构与架势、叙事法则与技巧等一切有迹可循的为文之道均可学。《红楼梦》开篇有“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,增删五次”等语,对一部小说成品来说,十年边读边改,五次大的增删,做的就是写作技艺上的活儿了。如果时空倒转,我们如影子一般站到曹雪芹身边,看他如何批阅,何处增删,再思忖其缘由,那便是我们要学到的写作功夫。张爱玲女士称这种改写为“天才的横剖面”,这“横剖面”可见,可学。

《红楼梦》可学,但不可续,不可仿。续写《红楼梦》者众,鲁迅先生说“此他续作,纷纭众多”,列举了《后红楼梦》

《红楼梦》《红楼复梦》等13种书名,今人也有续的,大多数搁在自家抽屉里,也有人拿出来出版,无一例外地吐槽声如“听取蛙声一片”。即使续写较为成功的后四十回,也是常遭诟病。不妨说,世界上最不讨好的事就是续写《红楼梦》。也有人仿写《红楼梦》,按照《红楼梦》的情节、人物写另一个时代的家族故事,不过是戏作,好玩而已。大画家齐白石说:“学我者生,似我者死。”续和仿均为“似我者”,结局为“死”。为何神品之作不可续不可仿而可学?续、仿,有如在他人精神大厦上加盖楼层,那条接续的缝隙横贯在那里,不会消失,原作的精

气神和语言腔调与续作总是难以融合为一体。所谓:牛头永远不对马嘴,断臂维纳斯永远难接义肢。学呢,是借鉴别人建筑图纸、手法,在空旷的地上搭建自己的精神屋子,可建出伟大的房子。“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”,并不是说“写像《红楼梦》那样的小说”,《红楼梦》独一无二,让每个人都写出比肩《红楼梦》那样伟大的小说来,可能吗?要么是自信过头,要么不自量力。“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”,是方法论,既有学习又有甄别、参考的意思,可以做到;“写像《红楼梦》那样的小小说”,是目的论、结果论,其过程容易变成大话空话,难以企及——汉语的文字游戏还是有章法的。

《红楼梦》出现200多年以来,“我们竟没想起来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小说”吗?不尽然。很多当代作家表示,《红楼梦》是他的至爱,幸福地沉迷其中,难道他们内心就没有萌动像《红楼梦》那样写一部自己的《红楼梦》吗?肯定想过,尝试过,只不过不曾成功过。是我们的现实、我们的精神、我们的才华、我们的技艺总是与《红楼梦》隔着无数的横沟和山崖吗?或许。这也是我写下这点文字的理由。

百姓记事

晚风中的花香

□绿萍



日如约而至,闻着茉莉花香入睡,我都能幸福地梦见她的到来。一个院子种满茉莉的朋友告诉我,夏天茉莉花的香气早晨是淡的,下午两三点香味最浓,黄昏渐淡,晚上就慢慢消散。到了午夜,如果不靠近则难以闻到了。进入秋天,茉莉的花还会继续开着,香气几乎是没有了。我留意了两个季节,发现果然如此。不过在每个花开的清晨,我依然习惯从阳台采下几朵,放入衣袋中。

夜来香只属于夜色。它的花在入夜后绽开,浮游不定的香气时浓时淡,若即若离,让人隐隐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诱惑。众花皆睡它独醒,只想看把整个夜晚都独自填满,如此举动可谓花中的逆行着。有人经过时,觉察出它的味道,夜色中不细细寻觅,还真不知道它究竟身处何处。身味异处,这就让人感到扑朔迷离,充满神秘与暧昧。有人告诉我,少靠近这种植物,它的香味于身体不利。尽管如此,我还是喜欢在结束散步上楼之前,来到旁边的石椅上与它相逢,静静小坐一会儿。夜色越发清凉,仿佛可以听得见花儿的呢喃,宛如小夜曲,幽幽地吐露。

水鬼蕉的叶片十分狭长,乍看到我以为是芭蕉科的植物,待到开花时便看出不同来了。我是用识花软件才知道它叫水鬼蕉,原产于美洲和西印度群岛。它的种子跟水仙花一样,呈瓣状,开出的花也和水仙花相似,修长秀雅,又十分独特——六片花瓣像六根白色的飘带,六根雄蕊像千手观音一样地伸展开去。细长的花瓣很像是蜘蛛的长腿,因此又名蜘蛛兰。一袭白裙如同盛开的喇叭花,触须就像舌头一样透着温柔与浪漫。尤其到了夜晚,在月光下,那一抹抹白得耀眼。凉风习习,淡淡的花香随风飘散。这种香纯洁中带着轻盈,在夜色中低低地摇曳着,令人心驰神往。

大暑过后,楼下的紫薇已盛花累累,绿豆般的果实压弯了枝条。她在静静享受着夏日的最后一段时光。池塘里的蛙鸣变得低沉而沙哑,夏虫的鸣唱,连同一整个盛夏的花事,都渐渐消失在青草深处。所有的深情归于平静,都在等待来年的又一场盛大的轮回。



作家苏童写过枫杨树系列,那些江南往事都以一个虚构的枫杨树庄作为场景。

枫杨树广布于江淮流域,喜生河岸水畔,属水漂树种,秋天成熟的小翅果掉落水中,随波逐流,沿岸扎根。吾乡地处闽北山区,城内溪流交织,自然也是枫杨树的家园。因其木质轻软,多不作材用,乡人任其野生疯长,于溪岸自成荫。

枫杨为胡桃科乔木,与核桃是亲家兄弟,地道中国本土树种,古称榉柳。《山海经》有“北望河林,其状如茜如举”。举,即榉柳。《本草纲目》曰:“其树高举,其木如柳。”榉、柳非同种,二者合称,意为既有榉之挺拔,又有柳之披拂。榉柳虽然常见,却非名木,因而很少进入古人的诗文。比较有名的是杜甫《田舍》中的一句:“榉柳枝枝弱,枇杷树树香。”榉柳枝弱,是描述夏日里满树垂荡的果枝。就整株树而言,枫杨体形壮硕,冠盖如幔。

虽然古诗写榉柳的不多,翻查到的几首,却巧妙将榉柳的四季写齐了。比如,杨万里《小憩榉柳》“榉柳细花吹面落,误挥团扇扑飞蝇”,赵文《朱湖》“高低榉柳绿如苔,三两柴门傍竹开”,陆游

《小雨》“榉柳不禁朝暮春,美蕖犹有二三开”,还有陆游《园中》“霜凋榉柳枝无叶,风折安榴子满房”。此三位皆宋代诗人,可见,枫杨树到了宋朝,方才调动起文人骚客的诗兴与情思。枫杨是辨识度很高的树,它们临水而生,树身庞然,冬季落叶,夏日绿冠披拂,风吹过,满树果枝悠荡,如帘如瀑。枝上缀满小青果,

心灵驿站

不老的枫杨

□刘军

具两翅,好似一只绿元宝,故吾乡人多不识榉柳、枫杨之名,而叫它元宝柴。我觉得那翅果更像一只小青蝉,通体碧绿,如翡翠所雕。小青蝉带黏性,小孩拿它粘到脸上,装扮出各种鬼脸,然后冲进教室,吓唬班上胆小的女生。也因此,小时候我们都叫它“粘粘子树”。

不同于从县城里消失的苦楝,枫杨树始终绿障般凝落于绕城而过的南浦

沿岸。早春,老树黝黑的枝条萌发新芽,萧瑟岸畔豁然睁开点点滴滴的嫩绿眼睛。新叶适才舒张,枝间忽起妙曼,满树挂起流苏般的柔荑花枝。花枝雌雄错落,小花细小柔嫩,只有潮湿的风能够找到它们,让花枝们跳起爱情的摇摆舞。盛夏,羽状复叶层层叠叠将榉柳覆盖,浓荫里又漾起波瀾,尺长的果枝干

新人新作

暮晚 (外三首)

□翁冻婷

一只蛾在光海里沉浮
针一般的雨丝
仿佛是水的幼虫
从它的身子里穿过
顷刻又消失不见

迟暮
当水池中的水被抽干
露出最深远的背景色
这是南方
寒冷冬季的迟暮
同时容纳下
丰腴与荒芜

地,夏日午后,男孩们邀约去溪里嬉水,总要经过这片阴凉地。尚未下河,先就树下撒起野来,摔跤,踢飞腿,翻跟斗,投漂石。玩尽兴了,从树荫里呼啦啦冲入河中。待夕阳西下,凉水洗净暑气,方才赤条条上岸,到树下披衣穿鞋,化作鸟兽散。

转眼已是五十年前的童蒙稚事。现如今,南浦桥头的枫杨树更加葳蕤壮大,那里每天都会聚起一群健身和唱歌跳舞的老人。那里面会有当年树下散去的少年吗?那些布满风尘的面容,我已无法辨认。一棵老枫杨树,就是一道浓郁的乡野风景。行走乡间,有时会有突如其来的邂逅。三年前的初夏,我行山至浦城县富岭镇浮流村,远远望见村外突兀地矗起一座绿岛。那是一棵枫杨树,也是吾乡最老最壮阔的一棵枫杨树,它的历史已无法追溯。这个初夏的傍晚,老枫树巨臂舒展,绿屏如云。我看见夕阳从西山巅射出余晖,给绿岛镀上一层橘红光,山溪的风从浓密的羽叶和果帘间穿过,我似乎听到满树翡翠珠链撞击的叮零响。

站在一棵似乎永远不老的枫杨树面前,人会茫然于时间的虚无。我的视线难以穿透顶层叠叠的树冠,恰如我不能洞悉它所经历的岁月。

灯火

我趴在窗前
看大道正迎着窗口
看星火从不止息地流淌
看高瘦而古板的街灯无言地向前
浸着雨水 湿漉漉一片
被抹出一道道模糊不清的痕迹
大道好似一条沉寂的河
冷却了白昼的喧嚣照耀
存留波影与月光
拧碎撒入河中
成为人间烟火的绝味调料

她站在桥上观风景
桥下行人蚂蚁般密集
抬头看浅沉的天色
是月亮探出云层

她的思绪多少次漂浮片刻
燃烧于遥远的广袤星河
从不希求看清路过的风
可什么时候才明白人类的梦



8月新人 翁冻婷,2005年生,霞浦人,宁德一中高三毕业生,作品散见于报刊。本文为新作之三。